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十七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炎徼紀聞叙

田汝成

余承乏藩臬者十餘年而宦履所經半涉炎徼炎徼之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卒然隳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畧効尤習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闕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靡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未守鬱林而烏潯內屬李靖撫嶺南

而遠夷悅服若我 朝沐黔寧王鎮雲南而滇酋按
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皆由此選也
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厭遠方一閱除書有遠方之
命卽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秉鈞者因而循之遠
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朴懦無援者也夫遷
謫者抱憤躁之懷朴懦者無統御之畧措鈍器于盤
錯之交難乎其解矣譬諸一中原心腹也遠方四
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固如是乎故
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
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

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于撫綏闕狀賞
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二者
殊轍而同救卒致干戈相尋蔓然荼毒下竭生民之
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嘆也間述所聞著爲此
書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
核其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再三強
余序諸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于是書
者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况
公行有節鉞之賜萬一開府南陲展是書而覽之則
鑒昔慎今之餘或少裨于幕議云耳是爲序

嘉靖三十九年夏五月

公文字少學若無以以其有關於地政也
 其言精不虛美不辭惡長其跡而存身且再三
 言以二十四歲大木即亦極則公其言者之曰其
 實血不韻或疑其神變身石與世圖也其言者
 秋嫌而問效卒疑于夫味尋其意亦不似主其
 論其言者不有存以思其類其言者以幾其言者
 世自余遇之於所也其言者不重各致于無其類其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炎徼紀聞卷一

田汝成

岑猛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陰侯岑彭後
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
歸附 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
溥爲知府溥二子長獠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獠以失
愛弑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獠旣而驥蠻有
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

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畀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征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釁不可居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

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
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
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謹譽猛者藉甚
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
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
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項
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
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攫賂如曩時于是浸
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怒
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

喘猛冀墨其貲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猛
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鏞
代之鏞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鏞子洙亦以書諫
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鏞有隙故事御史謁
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鏞眴從官却之汝儀
大怒廉得洙書誣洙納猛萬金鏞惶恐乃再疏請征
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鏞偕總兵官朱麒等發
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
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
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白書狀陳軍門

言蟣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鎮不聽督兵益
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
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少
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其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
斬首歸官軍諸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
出沒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亾不復而邦彥側室子
芝祿匿民間鎮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
疏請流官治田州 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
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
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僉

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鏌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
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
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
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鏌罔上
寡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
大怒以璽書切責鏌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
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勅守仁兼兵
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鏌守
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
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

交窳之項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鑊大怒疑
左右胥椽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
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
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
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
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
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
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
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
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

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卽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艱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

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
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
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効邊功猛獨註誤
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
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
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
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
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 上
皆嘉納從之守仁旣罷田州之後遂移兵率盧蘇等
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

郎張璉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 上

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提督富奏言

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

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

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

恩是也臣議以為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

騷遠夷 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

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

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

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

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餞贖必腆北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槌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髫鬣矣佑摻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其言謝佑行毒酒中旣罷而

邦相覺芝亾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二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王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爲布伯死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目覺蘇話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

王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
甲興執王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
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
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
留妻子爲質卽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
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
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
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
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
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

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婿也蘇急求救于瓛瓛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諧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孽遽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畧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

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
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
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
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
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
咸集而盧蘇以其子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
軍興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軍于他所而父子
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
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
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

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奈何萬達日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黨于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軟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曩蘇罪亂狀言于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蘇黨逆猛構亂荼毒兩江猛誅蘇復結王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攻陷旁郡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

而有待豈期新建尋故大憝逋誅海內腕扼蘇獸心
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弑其主邦相往時諸
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干今則滅裂綱常厲階爲
梗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實其吭背須
得銳甲乃可成功初以蘇懲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
首隊企有悛心不意豺狼之資傲狠如故藐視軍令
違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路縱賊幾敗膚功
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况倡義發難
寔自其心腹黃仲金爲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
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內訂外倚萬萬無慮不然彼

亦豈肯蔑身家而履奇禍輕然諾以讐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卽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于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也 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吊其

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大議不宥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叅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愆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諧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問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蓋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

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直苛妍淺夫不足
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
蓋桂萼之力居多云萼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
立奇功不足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
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爲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
要領而守仁竟忤萼指直于奏尾稍稍及之萼遂恚
恨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誄勛名嗚呼使其誠
然譎秘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畧善養士兵寇右江時

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
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
曰可旣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
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
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鏌許諾
希儀旣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
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
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
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
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

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曰恠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隣讐將逮勸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卽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曰何故

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
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
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
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
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鑊
鑊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
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叅政胡堯元
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
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
什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

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鏖戰時當扱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覲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隈美女嬌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再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

猛旣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牯繫之一梃侑列十醞堯元等恠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服雜佩上首揮麈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揆致也

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旣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鳩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鳩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囂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飈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等復害鎮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

土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鎮落職而希儀等俱不
論功璋大恨遜職于子獻而黃冠學辟穀矣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擒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
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浸不行于
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畧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
漫許已則避泥食言瑣瑣戚戚興讒參嫉覩負不顧
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寰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
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

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媵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路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侈楷言于猛曰公主欲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

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者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偽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况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賂通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氏裔當

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弑煖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曰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年十二矣安容等行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官鸞曰趙楷誠逆節顧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憂之爲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乎爲官乎楷不聽會寶納楷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

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兢業旣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相純襦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轄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爲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卽枕慮刺出非甲冑不行入非扃鍵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馱馱達曙楷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深居遠

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
複戶不爲病也乃我土官雜襲夷風脫畧王法徵兵
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矚矚則葑屋生
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
不若爲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
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爲農夫以沒
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厲惡疾也而猶
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靡切已也不憚而
罷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
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易厚利而徐圖之

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喜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曰荒惶嘗宮妓男子王良以爲宦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藉勢官家徼富貴耳汝安所圖哉藏頭閨闈與猜豕無異曾不若騰馬纍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剔腎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何如良曰幸

甚楷乃糾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
莫爲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寶夜及寢門諱
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
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
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
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酋李寰比
周于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汝成曰
願二君戢定也萬達調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
測時汝成填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
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

顧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
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界
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卽南征
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
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爲備部
兵多以乏糧遣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
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爲
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恐
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
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

有如此日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
罪矣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
子以存趙氏萬達旣得書卽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
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
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
郭焉

李寰者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
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末樂二年改縣治以昇
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
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

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
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珽爭立珍挈印奔况州况州土
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珽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
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
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若以
君之靈得復入奉丞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
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珽奔
罄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
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
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

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
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
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卽手辦人州人患
之寔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寔通焉十
七年三月寔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
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
疑不助也試爲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
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其妻之父兄聞而弗
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
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姊是不有其兄弟也若者

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寰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難以入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蒞者有淫行寰乃遣刺客趙應僞爲珍謂蒞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遣我夜伺子蒞致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蒞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卽子

排闥無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竊酌
致穴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僞驚諄曰閨竇何豁也
黃孟驚起開門而寔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
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寔遂持黃孟並
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寔置酒
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寔私於歐紹
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
庸反因厚賂寔爲嚮道曰急緩纖鉅告家變聞都御
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
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

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寰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效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耳泰謹諾八月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寄枝等論死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珪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鞠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

督府言時芳真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立判白
之乃論時芳死黜珽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靡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
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
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末樂

皇稜大抗四隩旣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
疊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畧外諸酋
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林異
議正德中權奸橫訐太閹棄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
非賅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啓夷狄輕侮嘉靖以

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
嫌微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
寄淹留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
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舐望長
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滋蔓僵屍蹠血莫敢草
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
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噢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
隈貽屬國觀哂于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笑言
設伏翦削禍本賢于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裸其所經
畧屢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

新金身經卷之五十一
者作舍道謀悅而不釋賢墨殘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琮

黃琮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珦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琮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振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珦之嫡子鉢怨不得襲琮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珦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鉢罪使其子灝陽聞于官若欲爲珦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鞫實之琮坐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琮

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
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
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
強之翱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
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翱得賜元寶頓首扣案
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儕媿死矣
琮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充
叅將勢焰熏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謚
懷愍太子英皇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時琮已死命
發棺鞭其屍

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槽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綸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琰之遺禍可勝誅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彙編卷之五十七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八

炎徼紀聞卷二

田汝成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州碕
矗礧排灘瀧洶漚兩岸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
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未安修仁荔浦平樂諸
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包桂平帶
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
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而右

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屋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綠東紫荊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匡仙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阨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腸大岵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永安又東爲朦隴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爲長洲象州脩仁之境也自紫荊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

折而東爲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獠蠻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斂樹諸獠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隩訝門籠從沉雲晝結懸蹬迴繞絕壁臨谿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厓與谷是生矜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蟻蚺卉衣血食言語侏儻雖四姓諸獠亦莫能重譯也諸獠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獠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

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爲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傅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眙而知急則狝窟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諺云益有一斗米莫沂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皇恐率以甘言噢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召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

可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
風起所至兵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卽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
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驁譬諸
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
叅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寮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遣南顧上然之乃
以雍爲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
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
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

霖而闔外之事一以屬雍 勅曰將士有功者得自
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
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
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
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弱禍
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
賊必擁而漫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焉
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旣殲餘
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
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討滅

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粟九月至桂林
召諸將按圖而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
不翦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
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
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
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菁重崑人不
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
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
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峽路紛披輪困六
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

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棄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禡魄不若因而棄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叅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璵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振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旣破

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都指揮夏正
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
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
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屢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
大岫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
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
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
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
百餘級明年正月旣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
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

徒枉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 上
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
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翦除肆孽尚
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設以流官律以王
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諱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
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五載竟無證
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
藎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
正可宣力荒徼 陛下若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
故職改隸潯州爲諸猺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畝彼

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翦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道于旣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理沿謀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叅行伍亦效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立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

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
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
獻俘移恩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
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
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
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獠人與獠異
黨洪武初獠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
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
旣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具二千
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獠莫敢提刃

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
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
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
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
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
斂疏入 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
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
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
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
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

諸蠻就水許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
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
稍不愜卽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 是潯人爲之語曰
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首噫陳公嘉
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
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
平而峽以北遞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
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
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
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佻闖寡謀遽喜曰任

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衆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閱曰是夫戔戔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閱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張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成閱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仍擇處不禁于是諸徭大憤而岑邦佐亦

忌貴香等擅利復愆憑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
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媿
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
之 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
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
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
山之賦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翦滅此非八萬人
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賦也不旣多乎副使翁萬
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
廣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

張君言則剿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
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
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
達言狀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
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旦曰苟得渠魁
則餘可畧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猺爲盜萬達廉其
跡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願效力
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猺也爲讐家誣構乃
捕係訟公丁者數人責以起釁公丁果遣人列寃狀
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子貸諸猺因以本業捐

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徭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駒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一時皆哄游徼連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徭爲之須鞫實乃坐若等誠爲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蠻唯唯讐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至軍門磔于市汝成乃言

督府首惡已擒黨與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
雨水綿密厓蹬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况消
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
之會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
達監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補朱昇凌浦柳浦周
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
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叅政
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調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褫
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

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祗樹怨耳何威之示也
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耶
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
曰不然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
不懾雖厚施不爲德也經曰紫荊賊藪也譬之蜂窠
振觸卽糜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荊不遏則
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
言曰妄聞幕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
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
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疎而軍事未集

諸蠻自度不免疑粟益深必且時糗采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爲隩塞紫荆山沙田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摻恐無所得况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遙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籌諏于此審矣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旣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不可併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

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
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姜老
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
驢石門石塘大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
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溥以五千
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屢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
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
孫文繡以八百人攻藤峽遡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
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
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

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峒
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擊賊大窘遂
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
諸軍蹙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
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
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
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
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
其背賊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箠簦懸石樹杪
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

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官盧蘇復受賊賂斂軍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欲摻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謬計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

畢役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徭
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
曰嘗聞堯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
浹然立法貴于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
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
處新民夫苗徭之亂萌于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
若非別里分疆剗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
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
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皆
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

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于
胥絡野鹿駭于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越之性仍在
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
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首蠶食
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
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甲爲保保有長各就
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
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
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
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

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廩之初量給種子
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至此始附縣官俾之撫字近郊
之地暨于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徭賈易貨物一月
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
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
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徭憑據利地厚其徒黨窳兇
鞫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掣掣商賈瓦
器魚鹽公爲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
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闕不
通譬之聚臙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

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疎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翦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虛市旣立賈易旣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誨侮但弩灘浪灘兩處徭人旣徒平地其遼曠舊穴恐有客賊察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令一勞求逸則宜革豢寇之例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

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
量遷向化良獠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
日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
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疎府衛公移
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
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于武宣駐劄
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于右江衛所
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
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
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

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
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
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
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爲蓼水北岸
乃紫荆竹踏梅嶺天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袁連
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
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
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
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
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

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
殘玃類啞人毒于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
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子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
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
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
鈐制浚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
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
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
納賄分贓項以睚眦之怒慙嗾諸猺攻墮營壘目兵
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

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爲吏目以獯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朝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

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名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遼曠猺獞雜處積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旣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况軍官不職可以更置

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遷江
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田以正疆
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鞫爲
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盡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
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
恩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
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
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
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
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

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
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糧立石四隅或以樹木
谿澗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冊每米
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
但有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
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
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
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
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
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

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陸錢間有奸豪正戶掊尅貼戶之資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士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闇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奸反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克囊橐竊惟欸兵身役親當雇當皆爲未便獨徵銀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

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
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石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
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陸
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
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狽獐獍必求精銳閒曉武藝者充
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今各自認五人爲伍五
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
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
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
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

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爲之五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卽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脩舉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旣通營堡旣立凡脩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貲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

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爲埠頭常例今旣議革給徭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

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叅議汝
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叅政士元副使廷振署
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
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叅將希儀銀
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
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
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
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逼所
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

扼此一隅而三面迫感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
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遼三百餘里萬
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淒迷蕤若禾麥暴客踈伏土
著者少而外棄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
卽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
集賀縣脩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
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易
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
諸道並入環而供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
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摻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

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慝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救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

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類徙分隔而情疎易于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蝟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卽誘以甘聲蹈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卽考滿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八終